V
B962
W95

册 6
卷 16-18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六

序四書者凡門人問答已悉紀之矣林放蘧伯玉等志同道合其稱述往來亦喜談而並入之見聖賢相與不獨師生即友誼無不可以見道也彼荷蕢沮溺之徒各為一道宜削之矣公山陽貨一叛臣耳張儀公孫衍淳于髡慎滑釐一押闔勇力之夫耳楊朱墨翟子莫與吾儒相角一異端者流耳抑又當斥之矣胡乃雜而穢之得無雅俗共傳幾于無擇耶蓋聖賢之量廣大而其學精微必如是然後徵其量而顯其學也愚備録二程之嘉言善行與夫及門者夫既取

諸散見而据吾所見聞者妄為刪訂矣若張横渠邵康節司馬君實韓持國吕晦叔范淳夫范希文吕進伯胡翼之胡康侯以及明仲仁仲和仲原仲劉致中劉彦冲輩要皆有志於道而共相推衍以扶植吾道於嗣續者莫不增述焉蓋倣孔孟門人遺意也

580875
Je.11, 1940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六

明國子學録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助教平和同寅張一棟校

横渠張先生

先生姓張氏諱載字子厚郿人祖復為集賢學士父廸為殿中丞知漳州卒於官先生志氣不群慶奉父命守不可奪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方十八歲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

遠器欲成就之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
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又訪
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
經嘉祐初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二程至
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共語道學之要渙然
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
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日
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
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官異其禮際士子矜
式焉登進士第為祁州司法叅軍遷雲巖令政事以

敦本善俗為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時
渭州帥蔡公子正特尊禮之寧府之政大小咨焉先
生朝夕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為多熙寧初登用大臣
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
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
召既入見上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
上悅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
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法所願徐觀旬月繼
有所獻上然之授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
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

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人追琢玉則人亦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先生辭未得謝明州苗振獄起復命案之或有為之言曰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先生往治之未減其罪還朝會弟戴以言得罪先生益不自安竟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稱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頃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載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有進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為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宜為說先生獨以為可行且謂稱不可者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歎

正之而衆莫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又知道之不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行至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尋卒年五十八卒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共賻襚買棺始克斂其治喪一用古禮以終先生之志門人欲謚為誠明夫子質諸程伯淳伯淳問司馬君實君實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貴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後謚為明公淳祐初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以下述論著之槩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太和篇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凰來儀志一之動氣也

參兩篇畧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兩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木曰曲

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之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木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天道篇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

神化篇畧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精義入神素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乎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動物篇畧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則國將昌子孫才則族將大

誠明篇畧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于
回則免難于苟也

大心篇畧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
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
見牿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故有外之心不足
以合天心聞見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
所知不萌于聞見由象識心狥象喪心知象者心存
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于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
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中正篇畧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
為之雖善皆意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
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為善且為未善況有意於未
善者乎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
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已不忘
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已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
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學者有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孟子教人雖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太海無潤因渴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于物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濟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大人者有容物無棄物有愛物無狥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耳

清為異物和為狥物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

貞一之則不流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者文王也

顏淵從師進德于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世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所自來也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以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弗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至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德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

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晝夜陰陽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舍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于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己者長敖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

以正蒙示門人曰此書余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耳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吾學既得于心則脩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

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

以下述政蹟之槩

為雲巖令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者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嘗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之民有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

聞法語多亦有從之者

為渭州判官並塞之民嘗告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歲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為便

以下述禮教之槩

先生治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

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制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至古者甚衆

歲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春之先生亟止焉且曰饑餓盈野雖蔬食且自媿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聞人之善喜見顏色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信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嘗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以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

先生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具備要之可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或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

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以推先王遺法有志未就而卒

以下述品隲之槩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不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是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明道曰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羨

伊川答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晝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考索至者如揣料于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涵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與叔平生議論謂順兄弟有同處則可

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幾于無忌憚

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橫渠曰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曰子厚却如此不熟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曰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遊

明道哭詩嘆息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蕚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如何恨豈獨交親念舊游

明道為裏行留先生狀曰載經術德義久為士子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奬倘使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長今試之以治獄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使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伏乞別賜選差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曰纔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程子問禮院所議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曰龍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

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耶五十三龍耶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廟則不應盡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只要得敬

正叔與子厚論越獄謂卿監以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也朝廷有旨追攝之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

還不忠似

厚乎貴貴者以其近于君也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柰何正叔曰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為然

游定夫曰子厚學成道尊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程子曰談經論道者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

子厚

朱子像贊曰早悅孫吳晚迸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言示我廣居

贊

先生才甚高學甚銳其先從孫吳佛老中來故不免於駁雜然中庸之授得之於仲淹而道學之要發之於二程遂反求六經攷稽三代徹夜沉思用功親切其教人也必以知禮為先故學者有所據守其立朝也必以古禮為準故仕者多所牴牾一不合於新法之行再不合於冠婚喪祭之說浩然而去道終已矣今讀其遺書想其卓行不獨西銘一篇闡盡事天之仁而窮神化斥異端見諸正蒙者亦非諸人所易窺不獨軍儲十萬足濟渭州之饑而經井田興學校議之平日者非大有為之人不能及此也余觀受業於程子者其後多為佛老所惑而先生始于佛老終為聖賢皆程子夾輔之力也吁先生真以道自任者哉

諸儒述槩天集十六卷終